

CHINA

张贤亮 · 绿化树
 张承志 · 北方的河
 刘亚洲 · 中国心
 佳峻 · 虎门“犬”子

小说月报

鲍昌 · 祝福你，费尔玛！
 冯骥才 · 神鞭
 姜汤 · 新客规今天生效
 陆文夫 · 门铃
 梁晓声 · 为了收获

第1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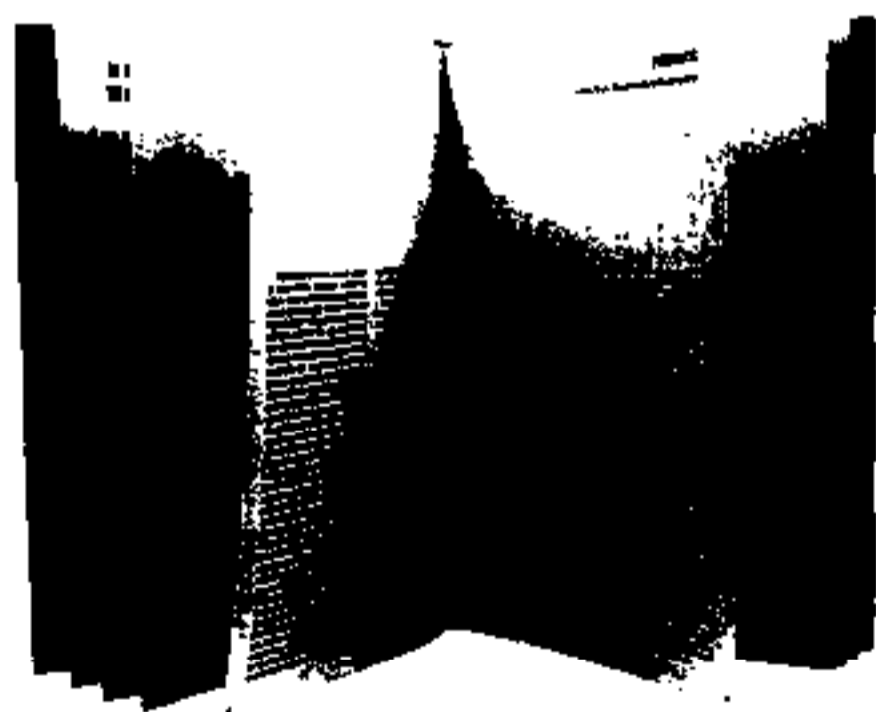
邵振国 · 麦客
 何晓鲁 · 历史选择了他
 冯骥才 · 雪夜来客
 周克芹 · 晚霞
 王蒙 · 葡萄的精灵
 仇学宝 · “我是来当儿子的……”

CHINA

小说月报

第1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月报》第1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ISBN 7-5306-3185-3

I. 小… II. 小…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103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31.25 插页 2 字数 700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40.00 元

CHINA

小鏡月報

第一屆百花獎獲獎作品集

目 录

中篇小說

張賢亮小傳

- | | | |
|-----|-------------|-----|
| 5 | 綠化樹 | 張賢亮 |
| 191 | 努力提高認識生活的能力 | 張賢亮 |

張承志小傳

- | | | |
|-----|------|-----|
| 197 | 北方的河 | 張承志 |
| 305 | 致友人 | 張承志 |

劉亞洲小傳

- | | | |
|-----|-----|-----|
| 309 | 中國心 | 劉亞洲 |
|-----|-----|-----|

佳峻小傳

- | | | |
|-----|--------|-----|
| 453 | 虎門“犬”子 | 佳 峻 |
|-----|--------|-----|

目 录

514 让人物自己活起来 佳 峻

鲍昌小传

519 祝福你,费尔玛! 鲍 昌

644 心血的记录 鲍 昌

冯骥才小传

647 神鞭 冯骥才

737 在两种无可奈何之间 冯骥才

短篇小说

741 新客规今天生效 姜 汤

陆文夫小传

目 录

- | | | |
|-----|-----------|-----|
| 779 | 门铃 | 陆文夫 |
| 794 | 文以载人 | 陆文夫 |
| | 梁晓声小传 | |
| 799 | 为了收获 | 梁晓声 |
| 833 | 关于《为了收获》 | 梁晓声 |
| | 邵振国小传 | |
| 837 | 麦客 | 邵振国 |
| 873 | 《麦客》之后 | 邵振国 |
| | 何晓鲁小传 | |
| 877 | 历史选择了他 | 何晓鲁 |
| | 冯骥才小传 | |
| 909 | 雷雨来客 | 冯骥才 |
| 916 | 面对文学试验的时代 | 冯骥才 |

LIBRARY

小镜月报

第一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目 录

周克芹小传

925	晚霞	周克芹
948	《晚霞》点滴	周克芹

王蒙小传

957	葡萄的精灵	王 蒙
966	《在伊犁》后记	王 蒙

尾灯(存目)

张 洁

仇学宝小传

969	“我是来当儿子的……”	仇学宝
990	一句话的触发	仇学宝

992 编后语

CHINA



中

篇

小

说

1951

1951

CHINA



张贤亮小传

张贤亮,1936年出生,江苏盱眙人。中共党员。1954年高中毕业后赴宁夏贺兰县乡村插队务农,后历任中共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教师,银川南梁农场子弟学校教师,宁夏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全国第六、七、八、九届政协委员;中国文联第四、五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四、五届主席团委员。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感情的历程》、《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小说中国》,小说集《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分别获全国1981年、1983年优秀短篇小说奖,《绿化树》获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CHINA

绿 化 树

张贤亮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的题记中，曾用这样的话，形象地说明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巨性。当然，他指的是从沙俄时代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然而，这话对于曾经生吞活剥地接受过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我和我的同辈人来说，应该承认也是有启迪的。于是，我萌生出一个念头：我要写一部书。这“一部书”将描写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这“一部书”，总标题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确切地说，它不是“一部”，而是在这总标题下的九部“系列中篇”。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部《绿化树》，就是其中的一部。



大车艰难地翻过嘎嘎作响的拱形木桥，就到了我们前来就业的农场了。

木桥下是一条冬日干涸了的渠道。渠坝两旁挺立着枯黄的冰草，纹丝不动，有几只被大车惊起的蜥蜴在草丛中簌簌地乱爬。木桥简陋不堪，桥面铺的黄土，已经被来往的车辆碾成了细细的粉末。黄土下，作为衬底的芦苇把子，翘出的两端参差不齐，几乎牵拉到结着一层泥皮的渠底，以致看起来桥面要比实际的宽度宽得多。然而，车把式仍不下车，尽管三匹马呼哧呼哧地东倒西歪，翻着乞怜的白眼，粗大的鼻孔里喷出一团团混浊的白气，他还是端端正正地坐在车辕上，用磕膝弯紧夹着车底盘，熟练地、稳稳当当地把车赶过像陷阱似的桥面。

牲口并不比我强壮。我已经瘦得够瞧的了，一米七八的个子，只有四十四公斤重，可以说是皮包骨头。劳改队的医生在我走下磅秤时咂咂嘴，这样夸奖我：“不错！你还是活过来了。”他认为我能够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他有权分享我的骄傲。可是这几匹牲口却没人关心它们。瘦骨嶙峋的大脑袋安在木棍一般的脖子上，眼睛上面都有深窝。它们使劲时，从咧着的嘴里都可以看到被磨损得残缺不全的黄色牙齿。有一匹枣红马的嘴唇还被笼头勒出了裂口，一缕鲜红的血从伤口涔涔流下，滴在车路的沿途，在一片黄色的尘土上分外显眼。

但车把式还是端坐在车辕上，用一种冷漠而略带悒郁的目光望着看不见尽头的远方。有时，他机械地晃动一下手

中的鞭子。他每晃动一下，那几匹瘦马就要紧张地抖动抖动耳朵。尤其是那匹嘴唇破裂了的枣红马更为神经质，尽管车把式并不想抽打它。

我理解车把式的冷漠与无动于衷：你饿吗？饿着哩！饿死了没有？嗯，那还没有。没有，好，那你就得干活！饥饿，远远比他手中的鞭子厉害，早已把怜悯与同情从人们心中驱赶得一干二净。

可是，我终于忍不住了，一边瞧着几匹比我还瘦的牲口，一边用饥荒年代人能表现出来的最大的和善语气问他：

“海师傅，场部还远么？”

他分明听见了，却不答理我，甚至脸上连一点轻蔑的表情也没有，而这又表示了最大的轻蔑。他穿着半新的黑布棉裤褂，衣裳的纽襻儿很密，大约有十几个，从上到下齐整的一排，很像十八世纪欧洲贵族服装上的胸饰。虽然拉着他的不过是三匹可怜的瘦马，但他还是有一种雄豪的、威武的神气。

我当然自惭形秽了。轻蔑，我也忍受惯了，已经感觉不到人对我的轻蔑了。我仍然兴致勃勃。今天，是我出劳改队走上新的生活的第一天，按管教干部的说法是，我已经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没有什么能使我扫兴的！

确切地说，这只是到了我们前来就业的农场的地界，离有人烟的居民点还远得很。至少现在极目望去还看不见一幢房子。这个农场和劳改农场仅有一渠之隔，但马车从早晨九点钟出发，才走到这里。看看南边的太阳，时光大概已经过中午了吧。这里的田地和渠那边一样，这里的天更和渠那

边相同，然而那条渠却是自由与不自由的界线。

车路两边是稻田。稻茬子留得很高。茬口毛茸茸的，一看就知道是钝口的镰刀收割的。难道农场的工人也和我们一样懒，连镰刀也不磨利点？不过我遗憾的不是这个，遗憾的是路两边没有玉米田。如果是玉米田，说不定田里还能找出几个丢失下来的小玉米。

遗憾！这里没有玉米田。

太阳暖融融的。西山脚下又像往日好天气时一样，升腾起一片雾霭，把锯齿形的山峦涂抹上异常柔和的乳白色。天上没有云，蓝色的穹窿覆盖着一望无际的田野。而天的蓝色又极有层次，从头顶开始，逐渐淡下来，淡下来，到天边与地平线接壤的部分，就成了一片淡淡的青烟。在天底下，裸露的田野黄得耀眼。这时，我身上酥酥地痒起来了。虱子感觉到了热气，开始从衣缝里欢快地爬出来。虱子在不咬人的时候，倒不失为一种可爱的动物，它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与贫穷——还有种活生生的东西在抚摸我！我身上还养着点什么！

大车在丁字路口拐了弯，走上另一条南北向的布满车辙的土路。我这才发现其他几个人并不像我一样呆呆地跟着大车，都不见了。回头望去，他们在水稻田后面的一档田里低着头寻找什么，那模样仿佛在苦苦地默记一篇难懂的古文。糟糕！我的近视眼总使我的行动非常迟缓。他们一定发现了可以吃的东西。

我分开枯败的芦苇，越过一条渠，一条沟，尽我最大的力气急走过去时，“营业部主任”正拿着一个黄萝卜，一面用随身带的小刀刮着泥，一面斜睨着我，自满自得地哼哼唧唧

唧：

“祖宗有灵啊——”

“祖宗有灵”是劳改农场里遇到好运道时的惯用语。譬如，打的一份饭里有一块没有溶化的面疙瘩；领的稗子面馍馍比别人的稍大；分配到一个比较轻松而又能捞点野食的工作；或是碰着医生的情绪好，开了一张全休或半休的假条……人们都会摇头晃脑地哼唧：“祖宗有灵啊——”这个“啊”字必须拖得很长，带有无尽的韵味，类似俄国人的“乌拉”。

我瞟了一眼：他手中的黄萝卜不小！这家伙总交好运道。“营业部主任”也是“右派”，但听他诉说自己的案情，我却觉得他不应属于“右派”之列，似乎应归于“腐化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一类才恰当。他自己也感到冤枉，私下里说是百货公司为了完成“反右”任务，把他拿来凑数的。当在“生活检讨会”上，他知道我的高祖、曾祖、祖父、外祖父都是近代和现代的稗官野史上挂了名的人，父亲又是开过工厂的资本家时，会后曾悄悄地带着羡慕的口气对我说：

“像你，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右派’哩！浪过世面，吃过香的喝过辣的！像我，从小要饭，后来当了兵，他妈的也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熊！哪怕让我过一天资产阶级的日子，再叫我当‘右派’也不冤哩……”

可是，他并没有从此对我态度好一点，相反，还时时刻刻带着一种刻骨的忌恨嘲讽我，以示他毕竟有个什么地方比我优越。他年龄比我大得多，比我更为衰弱，一脸稀疏肮脏的黄胡须，鼻孔常常挂着两条清鼻涕。他不敢跟我斗力，却总是把他的外援和好运道在我面前炫耀，以逗引出我的

食欲和馋涎。他知道这才是最有效的折磨。我对他也有一种直觉的反感，老想摆脱他却摆脱不了。因为都是“右派”，分组总分在一起。这次释放出来，他也由于家在城市，被开除了公职，又和我一同分到这个农场就业。

这是一块黄萝卜田。和青萝卜田不一样，黄萝卜田里是没有畦垅的，播种时就和撒草籽似的撒得满田都是。撒得密的地方黄萝卜长得细小，挖掘的时候难免有遗漏下的。但这块田已不知被人翻找了多少遍，再加上地冻得梆梆硬，我蹲在地上用手指头抠了许多有苗苗的地方也没找到一个。

“营业部主任”刮完了泥，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和嚼冰糖一样把萝卜嚼得嘎巴嘎巴响，有意把萝卜的清脆、多汁、香甜用响亮的声音渲染得淋漓尽致。

“这萝卜好！还不糠……”他趁咽下一口时，这样赞扬。

这种萝卜只有在田被冻得裂了口的裂缝中才能抠得出来。我是有经验的。我又顺着裂缝细细地寻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那必须是裂缝中恰恰有个黄萝卜，也就是说恰恰有个遗漏下的萝卜长在裂缝中，可想而知，这样的概率非常非常之小。“营业部主任”的好运道就表现在这里！

然而我今天却毫不气恼。我站直腰，宽怀大度地带着勉强的微笑从他面前走过去，斜斜地抄条近路去追赶那辆装着我们行李的大车。

二

是的，我今天情绪很好。早晨，吃劳改农场最后一顿饭时，因为我们这些已经被释放的就业人员可以不随大队打